

本报记者于力、高爽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路征程一路歌。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中国抗日战争也就此拉开序幕。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非凡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其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形成了东北抗联精神。

“东北抗日联军对文艺工作非常重视，开展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歌咏活动。这些革命歌谣歌曲在当时是很好的宣传材料。”今年77岁的韩玉成自1969年开始搜集整理散落在民间的抗战歌谣歌曲，先后采访五省九市150余位幸存的老义勇军、老抗联将士，搜集到2000余首抗战歌谣歌曲。

“这些歌谣歌曲忠实记录了东北人民浴血奋战的战斗历程，是中国抗战历史与东北抗联精神的宝贵财富，值得一代代传承传唱下去。”韩玉成说。

抗联将领抒发壮烈情怀鼓舞英雄斗志

“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他们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勇敢顽强，视死如归，并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创作了许多口口相传的抗战歌谣歌曲，鼓舞了战士们的英雄斗志。”韩玉成说。

“这些歌谣歌曲中，有激发斗志的嘹亮号召。比如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指挥者之一杨靖宇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中有，‘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东北国民救国军司令高鹏振创作的《东北国民救国军誓词》中有，‘山河已破碎！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携手并肩，向前冲！’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唐聚五起草的《告武装同志书》中有，‘我们被压迫的同胞们，团结起来，响应起来，风起云涌起来，万众一心，我们东北民众已义愤填膺。’

“这些歌谣歌曲中，有国破家亡的血泪控诉。比如东北抗日联军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赵尚志创作的《调寄满江红·黑水白山》中有，‘血染山河尸遍野，贫困流离怨载天，想故国庄园不复

本报记者邹大鹏、陈聪、王建

江桥抗战纪念馆地，斑驳的石碑肃立。几米远的地方，湍急的嫩江水，冲刷着保护围栏。当年老江桥仅存的木柱遗址已淹没在水下，却无法阻挡此处黑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无声诉说。

90多年前，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在这里发出震天的不屈吼声，那是不愿做亡国奴的怒发冲冠，是身许河山勇赴国难的血沃誓音，也最早敲响了日本帝国主义注定失败覆亡的丧钟。

为什么是江桥？江桥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踏着齐腰的野草，循迹那些仍残留着弹壳的黑土地，记者在江桥抗战遗址寻访答案。

山河破碎

泰来，在中国版图内，只是黑龙江省西南部一个紧邻吉林省的小小县城。1931年，这里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国际联盟调查团曾试图搞清，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泰来的“泰”与“否”，都与一条铁路有关。《哈尔滨铁路局志（1896—1994）》记载，北国大地，山高林密，物阜民丰，矿藏巨大，沙俄与清以“共同防日”的名义，在东北修建了“大清东省铁路”，亦称中东铁路。通车之后，黑龙江省地区当局为“便商民运输之利，且杜外人干预之谋”，修建了齐昂铁路（齐齐哈尔至昂昂溪），此后东北地方当局又修建了洮南至昂昂溪的洮昂铁路，泰来境内横跨嫩江的大桥正是洮昂铁路咽喉要冲。

中日俄曾在东北激烈争夺路权，1931年7月、8月，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挑起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随后于9月18日发动武装入侵，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时局混乱，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远在北平。群龙无首，如何应对，莫衷一是。曾宗远1932年编著的《九一八周年痛史》中记载，“一般人莫不携妻妾金钱宝物，纷纷以逃，甚移居哈埠或远走平津者，尤不乏人”。谢珂曾回忆，万福麟电令黑省，略谓，黑省军事暂由警务处处长蹇联芳负责照料，参谋长谢珂副之。

10月中旬，张学良任命黑河警备司令、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代理省主席职务，并兼任黑龙江省军队的总指挥。打，还是不打？马占山的答案至关重要。

向死而生

黑龙江畔，中俄边境小城黑河，一座原址仿建的青砖二层小楼，悬挂着琚璋历史陈列馆和马占山历史陈列馆标识牌。当年，这里曾是马占山旧居，“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惨败后，马占山来此赴任，力图休养生息，与苏联缓和关系。

一纸任命，马占山由黑河择水路逆流而上，奔赴齐齐哈尔。长期研究江桥抗战的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张港说，当时黑龙江齐主力

抗联歌声永流传

见，泪潸然。”高鹏振创作的《九一八》中有，“一九三一九一八，山河破碎已无家。介石‘剿共’不抗日，耻看日寇侵中华。”

这些歌谣歌曲中，有不畏牺牲的高尚气节。比如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赵一曼创作的《滨江述怀》中有，“白山黑水除寇寇，笑看旌旗红似花。”东北抗联将领周保中创作的《凯旋歌》中有，“不收敛地，不灭日贼，宁死不瞑目。”

除了鼓舞士气，将领们创作的歌谣歌曲中有许多是对军规军纪的宣传。比如杨靖宇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中，有这样的歌词：“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官长和士兵待遇都是平等。铁一般的军纪风纪都要服从，锻炼成无坚的铁军。”与之相似，周保中创作的《十大要义歌》，也对官兵提出了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爱惜公物、爱护民众、热爱学习、讲究卫生等要求。

“把军规军纪以歌谣歌曲的形式传唱开来，适合不同文化水平的官兵们接受、牢记。”沈阳出版社总编辑同志宏说。

阅读这些歌谣歌曲，好像在翻看历史书籍。比如，1936年6月，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抗日武装力量的直接联系，改变东北抗日联军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杨靖宇率部从河里出发，向南活动，部署西征，在凤凰山外摩天岭歼灭日军金田大队。为此，他创作了《西征胜利歌》。

歌词再现了那段历史：“红旗招展枪刀闪烁我军向西征，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匪心惊。”“紧握枪刀向前猛进齐踊跃，歼灭日匪‘金田’全队我军战斗好。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胜利缴获盔甲枪弹齐奏凯歌还。”

“这些歌谣歌曲延续了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展现了革命者大无畏的奋斗精神。”韩玉成说。

发自无名战士、民众心底里的呐喊

除了传唱抗联将领、英雄创作的歌谣歌曲，



▲2008年4月2日，东北抗联精神宣传队员在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墓前演唱抗联歌曲。

战士、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创作的作品也有很多。“这部分抗联歌曲表达较多的是对日本侵略者仇恨，用以激励战士和人民群众奋起杀敌。”韩玉成说。

与抗联将领、英雄创作的作品相比，这部分歌谣歌曲更加口语化：

“共产党有主张，领导民众来把日抗。工农兵齐心上战场，要把日寇杀个精光啦嗖嗖。”“大战就开始啊，联军好几万啊，抗日联军对日作战啊，小日寇就要完蛋啊。”“纪念九一八呀，关外真凄凉，人过六十都吃得糠呀。同胞们，要想不吃也可以，军民协力齐心抗战，把鬼子全杀光呀。”

“歌曲的旋律多为重复或变化重复，节奏一般比较规整、简洁，没有细致的描述，没有婉转的唱腔，却蕴含着抗联战士无坚不摧的

坚定信念，荡气回肠。”看过歌谣歌曲集后，辽宁省作曲家李延忠如是说。

据韩玉成介绍，这部分歌谣歌曲创作于山野间，传唱于山野间，作者已无从考证。“但这部分歌谣歌曲同抗联将领、英雄创作的作品一样重要，它们更加细致地描绘了抗联时期的场景。”

这些创作于民间的歌谣歌曲，好像把我们带回了那段峥嵘岁月：战士们被枪林弹雨袭击的躯体再痛，嘴边仍能哼唱出鼓励自己不畏强敌、英勇战斗的歌声。

“由于抗联战士是以农民为主体，一些反映东北农民在苦难生活中对没有战火的美好生活充满向往，并为之坚持斗争的歌曲比较受欢迎。比如《省下俩钱救中国》《十劝当抗联》《快去把兵当》《赶走鬼子才有好生活》等等。”韩玉成说。

江桥抗战遗址寻访



▲位于黑龙江省泰来县嫩江畔的江桥抗战纪念馆。

本报记者邹大鹏摄

的军政要员分为主战派、主和派。大致当前，谢珂最为焦急，他一边致电张学良、万福麟举荐马占山等为省主席主持大局，一边开展有针对性布防。

“辽宁、吉林陷落时，成箱的枪械交与日军，今天迎敌非常需要，如黑省不亡，枪仍存在士兵的手中，假如沦陷，在士兵手中比成箱损失好多。”谢珂力排众议将万福麟从国外购置、锁在库房的99挺轻机枪发给了卫队团，这让后来的嫩江桥北岸阵地阻击如虎添翼。

历史如烟，烽火江桥。由齐齐哈尔沿跨江公路桥南下驶入泰来县江桥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马占山跃马疆场的雕像。行不久，即可见崭新的江桥火车站，再行一段就到了江桥抗战纪念馆。江桥抗战纪念馆原馆长刘国忠步行至嫩江畔，他指着江水里的保护围栏说，当年洮昂铁路桥在此横跨，因地处哈尔滨蒙古屯，也称为哈尔滨葛大港，是齐齐哈尔南大门的天然屏障，桥墩是木制，上面铺有铁轨，如今只残留一截木桩，枯水期有时可见。

据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著《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日军直接出兵侵占尚有顾虑，便首先利用叛国投敌的张海鹏发动进攻。1931年10月16日拂晓，张海鹏部向江桥发起进攻。

“此时马占山正在赴任途中，张海鹏令徐景隆为先锋司令官率3个团，在日军飞机掩护下突进进攻，结果徐景隆在战斗中当场炸死，他部下很多原东北军士兵也不肯当汉奸给日本人卖命，伪军迅速溃散。”张港说，卫队团长徐宝珍组织反击，并将江桥破坏3孔防敌再犯。

10月19日深夜，马占山到达省城齐齐哈尔，立即召开军政会议，20日，正式就职。他对

民众和中外记者说，“我已决定与日本拼命，保护我领土，保护我人民……”随后，他又下令张贴悬赏购买张海鹏首级之布告。10月22日，他发表《抗日宣言》，“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必决一死战。”

11月4日，日军在飞机、装甲车掩护下，向中国江桥守军阵地北犯，守军英勇还击，江桥抗战打响了。根据史料记载，江桥分为3道防线，哈尔滨江桥正面为第一道，大兴阵地为第二道，第三道是三间房阵地。

11月7日，马占山、谢珂发出《报告日军侵入黑龙江省通电》，电文记载“我军将士义愤填膺莫可自止，不得已而自卫。以保祖国疆土，以存华族人格。誓抛热血头颅，弗顾强弱我弱……早知沙俄孤军，难抗强日，然存亡所系，公理攸关，岂能不与周旋？援以田横五百之义，多少少一旅之诚，仅先我同胞而赴国难也。”

中国那时最血性的“孤勇者”，一字万钧、气壮山河，署名是马占山、谢珂，却是誓死抗战民众的心声。

谁家儿郎

循着荒草从生的田间路驶至尽头，再徒步穿过高高的青纱帐，记者来到了泰来县汤池镇汤池村三间房屯的一片高地。盛夏时节，及腰的野草疯长，蚊虫似轰炸机倾泻而来，刘国忠眺望远处的开阔地说，当年三间房阵地的战斗极其惨烈，多少年后仍能从地里挖出子弹和炮弹，此战规模大、牺牲多，很多烈士遗骨只能暴露于冰天雪地。

“日军占领阵地后只收殓了日军尸体，中国烈士的遗骸却散落在荒野。”70余岁的泰来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原主任王德江曾专门做过调查，他说，据当地老人一辈人回忆，第二年春天日军担心尸体发生瘟疫，才令各屯收尸，

有的尸首已残破不堪，当时挖了大坑，用牛车拉着填沟掩埋，但准确位置如今已无从考证。

江桥抗战中，中国守军虽有精锐骑兵，但重武器不足，日本人在九一八事变中缴获的坦克、重炮和飞机，让马占山的部队吃了大亏，可以说中国守军是在用血肉与钢铁拼杀，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却痛失制空权，只能“望空兴叹”。

彼有良械，我有热血，无字丰碑上，有他们的名字。江桥抗战研究学者、齐齐哈尔市民间收藏家张树明，收集了大量关于江桥抗战的史料和实物。有几张日文史料照片，记录了大兴阵地激战后尸横遍野的情形，其中一名中国士兵在与日军作战冲锋时牺牲，面对敌人仰面而死，死死紧握钢枪；在另一张照片中，牺牲中国士兵的棉裤已被鲜血浸透，身旁荒草中插着一把刺刀，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

江桥之战，给侵华日军以重创。在张树明收藏的日文史料中，有一张日军用当地农民牛车运尸体的照片，满满一车尸体头与脚互叠，其中一个尸首钢盔上画有樱花图案，十分醒目。这些士兵因侵略而命丧他乡，成为军国主义的炮灰。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文政说，这场阻击战，东北军驻锦州部队并未增援，马占山部队最终于11月18日被迫撤退，此后辗转富裕、海伦等地抗战。轰轰烈烈的江桥抗战，虽因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孤军无援最终失败，却点燃了中华民族抗战的斗志和烽火。

视死忽如归，无数中华儿郎血荐轩辕。曾投身“绿林”的抗日志士李海青，变卖家产、召集旧部、毁家纾难，在对青山战斗中，其侄儿受伤被俘死于狱中，攻打肇州时，另一个侄儿被俘惨遭杀害，头颅被悬于城门外；马占山义子韩家麟为掩护马占山撤退，佯装主力引敌穷追，重伤倒地后仍举枪射击，脸部被子弹打得

壮怀激烈的音符长留白山黑水间

韩玉成的故乡在长白山脚下，那里曾是东北抗联主战场之一。在他孩提时代，父老乡亲口中的抗战歌谣，曾震撼着他的心弦。

“抗战结束了，但流传下来的歌曲却像‘活化石’，让冷峻的历史变得鲜活丰满。抗战歌谣歌曲是抗战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该敬畏、传颂。”韩玉成说。

“我采访的人有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也有解甲归田安度晚年的普通战士，一聊起伴随他们冲锋陷阵的抗战歌谣，大家都饶有兴趣。”但令韩玉成着急的是，很多人在他再访时已经去世。“收集整理歌谣歌曲等文化史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攻坚战。”

就这样，50余年间，怀着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韩玉成挖掘整理抗战歌谣、歌曲2000余首。

1989年5月，陆定一曾对韩玉成整理东北抗战歌谣的行动提出赞扬。他在手书中说：“条件非常困难，重要干部大批牺牲，但是没有投降的，没有一天倒掉中华民族的神圣旗帜，一直到取得胜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业绩。中国人民因此自豪，是完全应该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业绩，我们宣传得太少了，全国人民知道得太少了……不要让我们的子孙一无所知。否则，我们就愧对先烈，也无法向后人交代。”“我希望有更多的宣传东北抗日联军的各种形式的宣传措施，能够出书。”

2021年，以韩玉成为编委会主任的《东北抗战歌谣歌曲集》得以出版。“歌谣是透视民族心灵的窗口，是历史进程真实、直接、可信的记录。东北抗战歌谣歌曲诞生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传唱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独特载体为支点充分反映了东北十四年抗战的艰苦历程。”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洪军说。

“东北抗战歌谣歌曲与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抗战的脚步结伴而行，这些壮怀激烈的音符长留白山黑水间，只要我还能走，便不会停下搜集整理抗战歌谣歌曲的脚步。”韩玉成说。

血肉模糊，被日寇误认为“马占山”，首级被悬于电线杆上……正如当年《滨江时报》文章中所述：“嫩江河畔的赤血，都是我们中国血色男儿的瑰宝；江桥上面枕尸遍野，他们都唱着为国而死的挽歌……”

红色电波

在江桥抗战纪念馆，随处可见马占山旧照，身材不高但透着英武之气。记者眼前的马志伟，身材高大魁梧，虽戴着眼镜，身上也透着那股熟悉的精气神。作为马占山之孙，他曾多次前往江桥抗战遗址寻访答案，是什么让爷爷高举义旗？

“江桥抗战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影响。”马志伟说。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黑龙江历史》记载，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东北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发动游击战争！”

孙文政介绍，江桥抗战期间，中共满洲省委派出党团员开展援马抗日活动。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满特委动员各阶层人民组成“抗日援马团”，在哈尔滨，许多工人将自己不多的收入捐给江桥抗战将士，学生捐款购买的香烟、食品、毛巾等大量慰问品由铁路加挂列车送往齐齐哈尔，许多党团员和爱国青年在党团组织动员下北上参加马占山抗日队伍。

“马占山身边就有一些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泰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德文曾参与筹建泰来县江桥抗战纪念馆。他介绍说，当年韩家麟介绍共产党员李继渊到马占山部队担任少校秘书，共产党员王复生、王国华等曾为马占山筹措军粮和武器，寻求苏联领事馆帮助。王复生化名王甄海，江桥抗战后坚持宣传抗日、发展党员，被日军逮捕刑讯，胸骨、肋骨、腿骨等全被打断，仍视死如归，最终被残忍杀害。

江桥抗战，也点燃了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星火。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义勇军形成时起，就派出了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到其中工作，从而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培养锻炼了一批军事领导人才，积累了抗日斗争经验，为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抗联奠定了一定基础。

“中国人不‘熊’（欺负人），但也绝不能让人‘熊’（欺负）住！”在江桥镇，随便一问，不少人能热血沸腾地讲几句关于江桥抗战的故事。在他们看来，那个年代的“亮剑”，在今天更值得忆起，那是不愿做奴隶的抗争，是对民族复兴的期许。

滔滔嫩江畔，远处笔直的跨江铁路桥上，一列火车正高速行驶，更远处，跨江公路桥上车水马龙。江水无言，却在一座座江桥的身影中，见证着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枪炮声虽远去，中华民族薪火却生生不息。